

周冰冰工作室上海作品系列 周冰冰 策划

EMINENT
CLAN

高仲泰 著

望

族

浙江古籍出版社



望族

高仲泰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望族 / 高仲泰著 周冰冰策划.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80715-421-1

I. 望... II. 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第 123003 号

望 族

高仲泰 著 周冰冰 策划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责任编辑 徐忠良 张海钢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22.75

开 本 710 × 1000 1/16

书 号 ISBN 978-7-80715-421-1

定 价 35.00 元

网 址 www.zjguji.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第一章

一

1911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杜清远乘信船从无锡到达上海。

大帆船收起它坚硬笔直宛如灰褐色的蝙蝠翅膀拼装成的风帆，缓慢地驶过混浊的苏州河，穿过四川路口的二白渡桥，乍浦路上的白渡桥，麦根路苏州河边的恒丰路桥，最后是用无数根钢筋铁骨架成的外白渡桥，它像个黑黝黝的庞然大物，高耸地横卧在河面上。

几年前，从第一眼看到这顶大桥时，杜清远就对它有一种敬畏感，觉得它是平生见过的最为壮观最为巨大的桥。钢铁的冷峻、坚固和远比石头轻盈、透空的感觉，以及别致的造型，显示着一种淡定从容而极其优美的气质。

在木船向外白渡桥驶去时，杜清远站到了船头。他身穿蓝竹布长衫，白布袜，布鞋的后跟上缝了一条红布，让人一眼就看出，他显然不久前刚死了尊长。

五年前杜清远被父亲带到上海后，走进了南市永安街上的开源钱庄，开始了那个时代众多商人，其中不乏大贾巨商所走过的路，当上了一个卑微寒酸的小学徒。

杜清远很走运，老板没有让他像许多店铺学徒那样，在学生意的同时，要兼做用人、杂工，承担大量与生意无关的杂活，例如抱孩子、倒夜壶、煮饭、洗衣服等等。杜清远几乎没有干过这一类事。到店里的第二天，老板于甫元就拿出了几本账簿，用肥硕的手指敲着账簿一一介绍：这一本叫“草稿”，日常往来客户近远期收支的款子，都随手记在这本簿子；另外一本叫“银记”，凡是到期银两的收解，都先登这本簿子，以后再总结。所以这两本账簿失落不得，否则人欠欠人，都难清查了。此外还有“克存信义”，是客户分户账，“利有攸往”是放款账。最后，于老板取出一本叫“回春簿”的账簿，问杜清远：“小杜先生，钱庄的账簿，名目繁多，问外人往往莫名其妙。你知道什么叫‘回春簿’？”他本来以为杜清远回答不出。不料杜清远未加思索，便脱口而出：“‘回春簿’专记呆账，又叫死账，放款放倒了，不容易收回来，但是账仍旧记着，巴望着枯木逢春，还有复苏的日子，所以叫‘回春簿’。”于老板对这个十六岁孩子的无师自通一脸惊愕，连叹道：“不错，不错，是块学钱庄的好料。”

其实，除了杜清远天性聪明、有悟性外，与钱庄出身，以一把“铁算盘”远近闻名的父亲杜雨祥从小对他的耳濡目染也不无关系。此后，于老板发现杜清远不仅能说出什么叫“回春簿”，而且对钱庄生意上的许多关节都了如指掌。于是，于老板对杜清远格外另眼看待。

于甫元是宁波慈溪人，出身豪门大族，父辈留给他极为可观的房产、地产和酱园、当店等店铺，但一次上海偶然的游历使他对这个新兴的大商埠大感兴趣。大概是



开酱园的缘故，于甫元家的朗朗大宅的围墙都是用一个个深褐色的空缸、空甕堆砌而成，谁喉咙抬高一点，缸甕之壁就会发出低沉的瓮瓮回响。于老板是从小听惯了这种如影随形般的声音，把它们当作和风声、雨声、树叶的簌簌声相同的天籁之音，但从上海回来后，他就讨厌起这种声音，觉得它是那样刺耳、难听。上海让他感触到完全不同的都市的声音，这是一种新鲜的悦耳的声音。这种声音激起他孩子式的单纯而固执的激情。于老板终于变卖了酱园、当铺，到上海开设了这家钱庄，以宁波客商为主要对象，做划汇、存贷生意，十多年来，越开越发，钱庄从一间门面扩展到三间门面，在宁波商帮中很有点名气。

三年的学徒生涯中，于老板根本没有把杜清远当作一个小学徒，而视他为自己得力的帮手，先后让他担任接应宾客，兼任庶务的“客堂”，专管往来函件，一切文书的“信房”。杜清远则是做一样像一样，什么事都办得妥妥帖帖，用不着老板多叮嘱多操心。加上待人豪爽、得体，再用于老板的话来说，他卖相又很灵光，因而在客户中人缘颇佳，就生意人而言，这一点是最为要紧的，因为人缘就是财缘。很快，三年过去了，杜清远满师了，他理所当然认为自己要留在店里，留在上海，于老板也毫不怀疑他的这个爱徒会在自己的钱庄更有作为。杜清远以为父亲同样会这么想的，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杜清远想象不出父亲还有别的什么想法。

但他错了，父亲就是有别的打算。满师不久，杜清远的薪水加到每月三十块银元，这是相当高的，说明于老板对他的厚爱和器重。但第一个月薪水三十块银元还没有在口袋里捂热，父亲就迫不及待催促他回无锡。理由很简单，他是长子，应该把家族产业的重担挑起来。杜清远对父亲的决定自然极不理解极不情愿，但他历来崇拜父亲，父亲的话不能不听，因此，他还是踏上了回无锡的归途。在家乡的两年里，杜清远把家族的产业，主要是粮店、茧行、缫丝厂、桑园治理得有条有理，在经营上驾轻就熟，一点都不费力。但他忘不了上海，他的上海情结怎么也解不开。他已经无法适应小镇的生活。尤其是夜晚，昏暗的摇摇欲熄的灯光让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整个小镇静得像没有一丝波纹似死水一潭。如此静寂的环境，和杜清远身上一如当年于老板孩子式的激情是相克的。杜清远感到像在睡梦中爬山那样，浑身疲疲软软的。连万顷碧波的太湖在他眼里都变得迷离渺茫起来，还不如来自上海的一张《申报》或一张《新闻报》能让他提上劲来。在这些报纸的字里行间，他能感受到上海那种特有的气息，一种让他迷醉的气息。每每这时，他会兴奋起来，年轻的脸也会变得生动。但兴奋之余，他会叹息几声，神情也随之变得黯然。

杜清远就这样在家乡度过了两年，正当这时，于老板连续来了几封信，告诉他，钱庄已从南市迁移到法租界的八仙桥，是中西合璧的洋楼，不仅外观气派，而且规模要比南市的老店扩大好几倍，一旦条件成熟，就要将开源钱庄变成开源银行，因此再次恳切地邀请杜清远到新店和他共事。于老板的来信对杜清远硬是克制着的上海情结无疑是一种撩拨，一种诱惑，他顿时觉得在杜家湾这个弹丸之地再也待不下去了，哪怕几天都难以待下去。恰逢七十岁的祖母去世，在上海洋泾浜开丝行的父亲回来奔丧。丧事结束后，父亲去浙江南浔收“辑里丝”之前几天，杜清远向父亲提出去上海的事，虽则是商量，但语气之中，已是十分的肯定。父亲显然是准备不足，他沉默了好一会，才说：“我看这次就不要去了，家里这么多事，你去了怎么办？以后再说吧。”杜清远说：“家里有杜总管和妈两个人足够了，真的足够了，我没有瞎说。”说着，他恳求父亲：“爹，你就让我去上海讨生活吧，我已想好了，我这次无论如何要去了。”



这时，弟弟杜清明插话说：“爹，你不是早就决定让我到上海去学生意吗？这话说得已有两年了，再拖下去，我的年龄就大了。还是让我和清远哥一起去上海吧。兄弟俩也好有个照顾。”杜雨祥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冷笑着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心里想着什么？哭着闹着要去上海，还不是为了那个花花世界。”父亲的言下之意，杜清远是冲着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纸醉金迷，上海的热闹繁华去上海的。清远没想到父亲会讲出这样不讲理的话，而且完全曲解了他和清明去上海的本意，于是，很生气地回答父亲：“既然上海不是个好地方，你为何又要把我送到那里学生意呢？你又为什么要把丝行开到洋泾浜呢？我实在是弄不明白了。”杜雨祥说：“不错，我是主张你们到上海去开开眼界，学点本事。那是为了你们能更好地继承家业。难道我错了吗？你们翅膀还未硬就想飞就是不对。至于丝行开在上海，你们都知道，这是做生意的需要。完全是两码事。”杜清远看到父亲讲这话时，原来咄咄逼人的眼神很异样地避开自己的视线，在一瞬间，竟然闪过一丝令人难以觉察的慌乱。凭杜清远的直觉，父亲在掩饰着什么，掩饰什么呢？他说不清楚。他只能以为父亲可能是因为父子之间这种有悖尊卑长幼的口角而感到些许尴尬。当然，半年以后，他在上海目睹父亲的丝行里，有一个带着小孩的来历不明的女人，以及从丝行的丝事通张先生得知那是父亲的外室，小孩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时，他才想起父亲眼神中的慌乱，其实是自己无意中的一句话，牵动了父亲内心深处的内疚和不安。

母亲吕瑞兰见父子俩一脸的怨怒，言语也很不客气，到了可能会大吵一场的地步，她不得不出面打起圆场。她先对清远说：“你爹让你留下来，总有他的道理。做父母的，是决不会让你们吃亏的。有事好好跟爹商量嘛，你今天对爹这个态度太过分了。”接着又对丈夫说：“你今天怎么啦？像吃了炮仗似的。孩子想去上海是好事。人各有志，他们长大了，有自己的主张，做父母的要由着他们去。你硬柴捆硬柴捆得住吗？”

固执自负的父亲不得不吞咽着满腹的失望和不快，向倔强的大儿子很勉强地作了让步。在父亲点头同意的一刹那，杜清远在父亲的眼角看到了亮晶晶的泪花，他顿时感到一阵心酸和难过，同时也产生了像囚禁的小鸟飞出笼子振翅飞向蓝天飞向林子的自由而轻松的感觉。

二

信船已行驶在黄浦江上，杜清远打量着他熟悉而又陌生的上海滩。船员们在忙碌着，做靠码头的准备。江面上的风是凌厉的，吹得船上一串用来打旗语的彩色三角形小旗裂帛般的作响。

天色暗了下来，噼噼啪啪下起雨来，雨点大而稀疏，风一阵紧似一阵，船工劝杜清远回舱，杜清远往后退了两步，任凭江风吹刮他那轮廓分明、线条硬朗的脸，他稍稍眯起双眼，这使得他黑亮有神的眼睛显得更为内敛、深沉，加上个子挺拔，倒真有一番玉树临风的架势。

外滩一如既往的车水马龙。汽车、马车、自行车、独轮车、轿子、黄包车等奇出怪样地混杂在一起，然而它们像形成默契似的在挤撞中又小心翼翼地互相躲避着，相安无事地各走各的路。尤其是黄包车，在两条车杠中间拉着车疾走的车夫，一边按铃

一边大声吆喝着，在熙熙攘攘的马路的隙缝中左奔右突，迂回穿行，就像水中的鱼那样游动自如。

沿江那些用大石块砌成的风格各异的欧式大楼，城堡般稳重如山。如果天气晴朗，这些冲向云霄的华屋的玻璃窗会闪出晶莹的反光，太阳升起和落下去的时候，这些玻璃窗又会被染成血红色。杜清远发现，虽然离开上海仅两年多，但无疑又冒出好几幢更高更大的楼房，而且，有几幢大楼正在建筑中，密密麻麻的脚手架的上空，起重机尖细坚固的黑色吊臂在左右上下不停地移动。这些年，上海的变化是不可思议的，而外滩的变化更是近乎疯狂。

“杜先生，请你回舱房去吧。船马上要靠码头了。下大雨了。”和杜清远有几分熟悉的船老大提着一把水淋淋的竹篙，在他身边说道。

杜清远这才发现雨变得稠密起来，乱云在那一幢幢华美的大厦顶上急速地掠过，天色昏黑下来，高楼一扇扇宽大的窗沿装饰着石雕的玻璃窗顿时亮起灯光。杜清远转身下舱。

木船猛烈地震动了一下，靠岸了。那些已经拿着行李站在那里的乘客，身子随着船的颠簸而止不住晃动起来，有几个女客吓得直叫，脸色都变白了。

雨水泼似的越下越大，整个江面和外滩都笼罩在混沌的水雾之中，乘客们都迟疑着不上岸。杜清远倒有些坐不住了，讲好杜无忌用洋行的轻便马来接他的，这时间他一定等得发急了。杜无忌是忙人，整天忙这忙那，对时间很珍惜，从来不肯虚掷，同时在洋行向洋人学到了守时的习惯，平时最恨散漫随意、缺乏时间观念的人。他接不到杜清远，一定会在心里埋怨他、数落他。想到这些，杜清远在舱门口探了几下身子，打开自己随身带的布伞，一步冲上岸去。

杜清远撑着雨伞，拿着行李，站在十六铺码头前广场上一间小房子的屋檐下。平时这里人头攒攒，热闹非凡，今天因为下大雨，冷清多了，只有那些戴着斗笠和草帽的黄包车夫，云集在出口处的大门口招揽生意。他们不会逃避下雨，因为不好的天气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客人。

广场上空空荡荡的，没有轻便马车和杜无忌的人影。杜清远乘过那辆马车，车身上写有“太古洋行”等几个中英文字。等了一会，雨停了，外滩高高的气象塔的上空云淡风清。因避雨滞留的乘客抓紧时间上岸，接客的人和黄包车夫一拥而上，一辆又一辆黄包车鱼贯而去。码头很快就变得一片冷落。杜清远的眼睛不断地扫过广场的每一个角落，左等右等就是不见杜无忌。

就这样等了近半个小时，杜清远失望了，他猜测杜无忌肯定不会来了，他一定是被什么重要的事耽误而身不由己。他决定不等他了，自己去八仙桥开源钱庄。但就在这时，一阵“嘚嘚”的清脆而有力的马蹄声从远到近地传来，一辆金碧辉煌的四轮马车缓缓地停泊在不远处那座气象塔楼的一旁，塔楼的窗户里闪烁着灯光。杜清远明知这辆马车不会是杜无忌驾来的，但还是情不自禁地关注着它的动静。马车停稳后，从车上跳下两个衣冠楚楚、风流倜傥的年轻男子，往码头方向跑去。杜清远这才发觉，一艘漂亮的外国邮轮鸣着高亢的汽笛声，正在缓缓地靠拢码头前的趸船，接客的人群都向码头前黑色的木栅栏拥去，铁锚落向江底的摩擦声，跳板搁上趸船的砰然声，以及哨子声、叫喊声、欢呼声、吵闹声，营造出喧哗、紧张的气氛。通过白色船舷上“大丸号”三个字和旗杆上飘扬的太阳旗，杜清远断定这是一艘来自日本的邮轮。在这艘船的周围还停泊着许多船只，有货轮、煤轮、客轮、平底货轮、驳船、帆船等。远处



的江面上还停着几艘军舰，舰上的火炮和机枪清晰可见。军舰舰尾低垂着的旗帜中有英国旗、美国旗、法国旗和日本旗。

杜清远觉得这辆马车以前在上海时曾见过，在哪里见过呢？他想不起来了，好像于老板曾指着马车对他说过，这是谁谁谁的，这样豪华的马车全上海独此一辆，连英国、法国驻沪领事都借用过。总之，这辆胶皮轮的马车和杜无忌的那辆轻便马车是毫无关系的，但他还是走近这辆马车看个究竟。

马车很宽敞，可坐四五个人，车厢前是车夫的驾驶座，可伸缩的车篷可以用来挡风遮雨，驾驶座下面是置放行李的箱子。整个车厢饰金包银，熠熠生辉。车厢内更是锦灿华丽，金色的车壁，红色的真皮座椅，白色的羊毛地毯，一些微末细节也是极其讲究。可以说，这辆马车装饰之高雅华贵，竟是达到极致。

车夫正在用刷子刷马，这是一匹气宇不凡、和豪车相匹配的大白马，大概是受喧哗声的惊扰，白马扬鬃踢蹄，显得有些不安分。见杜清远站在车旁，透过车窗向里面张望，车夫勒着缰绳，扬着马鞭，打量着杜清远问：“先生，你有什么事吗？”

杜清远回答说：“没什么事，我想看一看是否是太古洋行的车子？”话一出口，他就有些懊悔。早就晓得不是太古洋行的马车，有必要在回答马车夫的问话时，以此为借口吗？

马车夫脸上露出鄙薄的神色，冷冷地说：“你睁开眼睛看看，太古洋行有这样的马车吗？”

杜清远平时最看不起势利眼，对那些狐假虎威、盛气凌人的人尤其厌恶，看马车夫这么一副嘴脸，不由得来了气。但转念一想，不值得和这样的小人去计较什么，于是，他隐忍下冲上来的那口气，用不屑的目光扫了马车夫一眼，准备转身离去。就在这时，刚才下车的那两个气宇轩昂的年轻男子提着行李，拥着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走到马车旁，马车夫点头哈腰地接过行李。年轻女人在和两个男子谈笑之际，环顾着上海滩的景色。她身穿紫色的西式服装，淡淡的妆，举止优雅而高贵，但又不失恬静和清纯。她笑起来很甜，很生动。杜清远平时不太留意在眼前掠过的女人，而这一次，杜清远却一反常态的被眼前这个洋派小姐的冰清玉洁所镇住了。他的心魄受到了极大的震荡。小姐也看到了他，有些羞涩地微有笑意，然后抬起手，按一按她头上的西式帽子，仿佛有意为他整妆似的。马车夫有意无意的几声鞭响使他猛然惊觉，他发现自己失态了，于是，将雨伞收起，最后又看了下广场，仍没有看到他望眼欲穿的杜无忌和轻便马车，拔脚就往八仙桥方向跑去。

雨虽然停了，但地面上到处淌满积水，混浊的水流夹杂着种种杂物，汨汨地向下水道的进水口流去，在铸铁的格子盖上打着旋，急速而下。杜清远跑了几步，发现自己那双缝有红布条的新布鞋已经湿漉漉的，再在水里跑下去，布鞋就会严重受损，他有些舍不得，特别是这双布鞋有着为去世不久的祖母戴孝的标志，更不能糟蹋它。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弯下身，把布鞋连同布袜脱下，把袜子塞到鞋肚里，夹在腋下，光着脚在马路上跑起来。

在他的双脚接触到积着雨水的冰冷而潮湿的地面的一瞬间，他暗自笑了起来。他想起五年前，父亲领他到南市的开源钱庄去学生意，当时他是一个十四岁的青涩的乡下孩子。那天也是个下雨天，下的是倾盆大雨。父亲和他合乘一辆黄包车，车子拉上了遮雨篷和门帘，严严实实地把雨水挡住了。但车夫却苦不堪言，虽然身穿蓑衣斗笠，浑身上下仍水淋淋的，就像从水中捞出来似的。横风劈雨使车子骤然增加了分量，车

夫弓着腰，在水流滚滚的马路上，踉踉跄跄地迈着步，显得异常的艰难和吃力。他们坐在车上如坐针毡，实在感到于心不忍。最后，离开源钱庄还有一段路，父亲和他就下了车，给了车夫双倍的车费。杜雨祥撑着雨伞走在前面，杜清远戴着草帽走在后面。他舍不得离家时母亲新做的布鞋，把布鞋脱下，赤脚走进店堂拜见于老板，光脚板还没有立稳，就仰面朝天跌了一跤，四脚朝天像个元宝，众人大笑。杜清远拂着身上的污迹，狼狈地傻笑。这是一副乡下孩子的土相。

但开源钱庄老板于甫元却和颜悦色，笑容满面，很看重他跌的这跤，认为这孩子勤俭，而且有财神相，长得也是眉清目秀，傻笑中透出一种灵巧和不羁，这一点是很难能可贵的，杜清远给于老板特殊的见面礼给于老板留下了一个好印象。

豪华马车里的那个气质高华、纯洁优雅的年轻小姐是刚从日本回国的日本大来洋行总买办、宁波商帮巨商王正德的独生女儿王雨秋。到码头接她的是日商大来洋行职员魏晓风和王正德的义子石锦麟。魏晓风据说是湖北人，然而他的长相却是典型的江浙一带的人，皮肤光洁、白晰，五官清秀、端正，线条柔和的脸有几分女性化，因此，在日本东京大学商学院读书时，他有一个“花旦”的绰号。不过，别看他外表温和，在生意上一点不示弱，他头脑灵活，通晓欧美和日本商业模式和市场状况，加上信奉谦和的做人之道，把信誉看得比命都重要，因而在朋友和客户中口碑不错。他是王雨秋在日本东京大学的校友，不过，王雨秋读的是法律。那时，女孩子读法律的少之又少，但王正德在一次诉讼中输得一败涂地，他分析原因，是对法律知之不多所使然，于是发誓要培养一个律师。培养谁呢？王正德有些悲哀，膝下除雨秋这么一个孤零零的小女别无其他子女了。雨秋又是他无比珍爱的掌上明珠，捧在手里怕摔、含在嘴里怕化，怎么会舍得让她独自一人漂洋过海，到日本去读书呢？但实在想不出什么人可以替代，咬咬牙就让雨秋去了。王正德执意要让一直在家里照料她的女佣跟着去，但雨秋坚决不愿，她说，没见过带着用人仆从读书的，学校的先生同学见到后，会笑掉大牙的。王正德说，当年徐福到日本去，还不是带了五百个金童玉女，你不过是带两三个。雨秋说：这是两回事，不能相提并论。王正德拗不过女儿，静心想想，自己的巨额家产早晚要落在女儿肩上，一个糖娃娃是难成大事的，有机会让她单独在外闯闯有百利而无一弊。不过，王正德还是设法托人在东京大学找了几个中国留学生照顾她，魏晓风就是其中一个。出现在雨秋身边的人，不管男同学女同学，都是王正德在日本的代理人按照他的意思严格挑选的，品行要绝对端正，绝不会起黑心或什么歹念。魏晓风是百里挑一挑出来的。雨秋很喜欢他，喜欢他的纯正、温柔；喜欢他的细声细气、软软柔柔的讲话声；更喜欢他总是像一阵轻风似的，悄悄地来，悄悄地走。你觉得寂寞了，他会适时地来到你的身旁；你有点厌倦时，他会从你一旁悄然消失。他善解人意，心怀坦白，是个地道的君子。魏晓风比王雨秋高一个年级，他去年毕业后，王正德示意在日本的朋友，将其安插在上海的大来洋行，也算是对魏晓风为王雨秋作伴的回报。王雨秋并没有因魏晓风的离去而不习惯，一来是她已有了独立的精神，二来除魏晓风之外还有其他较知心的同学，加上细心的魏晓风在回国前作了妥帖而周全的安排。

石锦麟比魏晓风岁数略大，二十二三岁，上海一所教会大学的毕业生，学的是医学专业。但他没有成为医生，却成了商人。他的长相是粗犷的，浓眉大眼，络腮胡子，身材不高但很壮实，精神饱满而亢奋。他说话的声音厚实而有磁性。初次见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个干脆豪爽、大而化之的人。其实不然，大家感觉的不过是表面现象。和他

打交道时间一长，就会发现这个人极有城府，想事情想得极深，办事很有手腕，有一股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狠劲。他是王正德的大红人，是王正德所倚重所信任的心腹。

豪华马车载着这三个人，在湿漉漉的上海马路上招摇过市，行人无不引颈侧目。王雨秋兴致勃勃地观望着雨后的街景。在她到日本读书这几年，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贯穿东西的大马路、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五马路等五条通衢大道上，一幢幢具有欧美风格、散发着豪阔之气的石头大厦拔地而起，每一幢都是那样气势恢弘、富丽堂皇，使得街区的西方气象愈加浓郁。王雨秋看得出了神，她感叹上海变化大，也感叹上海更加西化，殖民地色彩更明显。

忽然，有个人影扑入王雨秋的眼中，一个似曾相识的身穿青布长衫的青年光着脚在路上走着。她想起来，这个人正是在气象塔楼马车旁所看到的那个气度不俗的人。他急匆匆地走着，目不斜视，步履轻松，一看就知道他是熟悉上海的，而且有明确的目的地。可是他为什么光着脚呢？他的衣着打扮，他的气质决不像是光着脚在大街上行走的人。

王雨秋感到有些奇怪。在马车和他并行的一刹那，由于居高临下，她把他看得清清楚楚，很斯文的一个人，很俊朗的脸，年纪二十岁左右，额头光洁而饱满，没有丝毫未见过世面的青涩、拘谨和木讷，身上有一种与他的年龄不相符合的沉着和淡定，目光凌厉，具有洞彻心扉的功力。

杜清远的行装很简单。一个背囊和一只藤箱。背囊里装的是换洗衣服，一把磨得光滑精亮的紫檀木算盘，这是传了几代人的东西，是父亲在他启程前一夜很郑重地交给他的。藤箱里装的是几本书，其中有《美国十大豪富传》的中文版，还有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曾朴的《孽海花》、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及《三国演义》。这是杜清远经常翻阅的书。除此之外，是送给于老板的五斤上品新茶，产自太湖畔的山区，还有用一只西式羊皮小口袋装着的三十块银洋和二十两碎银，这些钱是用于他到上海后购置衣物和日常用品的。

此时，他匆匆地急促地赶着路，光脚在水洼里深一步浅一步地迈过去。

石锦麟指着又在车窗外出现的杜清远说：“那又是一个到上海来淘金的乡下人，光着脚穿长衫，脱不了的土气。雨秋，你看滑稽不滑稽？”

王雨秋说：“有什么可滑稽的？我琢磨了半天，猜不透他为什么光脚。刚才看到他腋下有两布鞋，那一定是他的慈母一针一线做的。他舍不得在水地里穿，不光是珍惜鞋子，更是珍惜伟大的母爱。这太难得了。”

魏晓风说：“这个人一定是个有良心的大孝子。”

石锦麟忍不住笑起来：“我太服帖你们了，凭着一副光脚，又是伟大的母爱，又是大孝子，你们真能揄扬人啊！”

王雨秋反诘道：“石锦麟，你呢？是不是真能损人呢？”

石锦麟知道王雨秋对他议论车外那个人的话有些不满，连忙附和说：“其实我也很佩服这位先生的，一双布鞋不值几个铜钿，但母爱是无价的。而且，大庭广众之下，光脚走路，是要有些勇气的，这可是在‘先敬罗衫后敬人’的上海滩！”



石锦麟的话音还没有落下，马车突然戛然而停，车夫的斥责声和一片嚷嚷声响彻马路。车内的王雨秋、石锦麟、魏晓风面面相觑，他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原来马车碰到了一群小瘪三、小流氓的敲诈、拆梢。上海当时的黑道称银钱为“梢板”，拆梢之说，就是有朋分钱财之谓。这些人常常啸聚街头，像猎户那样物色捕猎的目标，一旦瞄准，就会不失时机地下手。他们惯用的方法，手里拎着装着白水的玻璃瓶子，和你擦肩而过时，失手将瓶子摔到地上，结果当然是瓶子碎了一地，水也淌成一地。于是，拎瓶子的揪住你不放，谎称瓶子里装的是何等珍贵的药水，值多少多少钱，非要你赔偿不可。这时，他的瘪三朋友、流氓伙伴就会一拥而上，在一旁起哄。如果你不赔，他们就抢你的皮包，掏尽你的口袋，甚至剥掉你的衣服。另一种方法，就是跌倒在你的车前，用预备好的猪血或红药水涂在脸上、身上，然后以受重伤为由向你勒索。

王雨秋的马车前就躺着这么一个“血迹斑斑，满身伤痕”的人，他的同伴紧紧围住这辆华丽的马车，尖声叫道：“撞死人啦！撞死人啦！”“出人命啦！出人命啦！”一声声发自丹田的惊叫声，犹如垂死哀鸣，恐怖而凄惨，令人毛骨悚然。路人闻声聚集而来，一时在马车周围竟是人潮汹涌。

马车夫平时的骄横一扫而光，紧张地望着地上的血人，结结巴巴地说：“我没撞他，我没撞他……是他撞上来的。”

王雨秋从来未碰到这样的事，她大惊失色地问石锦麟和魏晓风：“看来真的撞到人了，这怎么办呢！”

魏晓风拉着车门的金把手说：“我下去看看。”

石锦麟阻止他：“别开门，这伙人会狗急跳墙的。让巡捕来了再说。”

这伙瘪三、流氓串通一气，佯装受伤的全过程，被在一旁的杜清远看得一清二楚。他大步走上前去，拨开人群，用一只手猛地拉起躺在地上的瘪三，在他脸上抹一把“鲜血”，怒不可遏地说：“这是拆白党骗人诈人的把戏，这个小瘪三脸上、身上出的血实际上是红药水。不信，大家可以仔细查看这个小瘪三，他到底有没有伤口！”

围观的人群发出一阵惊呼：“什么？居然用红药水来算计人，真是太可恶了！”“揍这个下三滥的臭瘪三，打他个半死，看他以后再敢不敢拆梢。”

那个装死的小瘪三见自己的骗术被当众拆穿，气急败坏地喊道：“我真的被撞了，我真的是流血了，你们看，你们看，这是真正的血，真的血……要是红药水，我被雷劈死，被汽车轧死……”边喊，边用破烂的衣袖在脸上身上乱抹胡擦。小瘪三原以为这样可以将自己的惨状弄得更严重，更可怕，不料适得其反，这么一来，却将脸上身上用来作伪的红药水差不多全揩抹干净了，露出了又黄又脏的皮肤，除了斑斑污垢，绝无受伤破相的任何痕迹。

杜清远冷笑说：“大家看到了吧，他身上根本没有伤痕。”他拎起小瘪三的耳朵，大声责问他，“你说，谁教唆你的？谁是你的同伙？你给我从实招来。”小瘪三“喔唷喔唷”地叫起来，装出十分痛苦的样子。杜清远一松手，他便又重重地侧卧下去，在地上翻滚着，呻吟不绝。

他的同伙乘势揪住杜清远拳脚相加，马车周围一片混乱。虽然有人出面制止这些



小瘪三、小流氓围攻杜清远，但大多数人在一边像看西洋镜般袖手旁观。杜清远拼命招架反击，但终究寡不敌众，挨了他们不少冷拳冷脚，那双原来夹在腋下的布鞋，在他拨开人群时就丢失了。在以后的混战中，其他所带的行装，包括藤箱、布伞、背囊抢的抢，丢的丢，身上的长衫也被撕成布片。他们又得寸进尺，抢马车夫的马鞭，抢大白马身上的马鞍，最后撬开驾驶座下面的行李箱，将一只精致的皮箱偷走，眼看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几个印度巡捕才举着木棍，吹着哨子，冲将过来。围观的人群立即散去，小瘪三、小流氓纷纷逃窜。杜清远一把抓住那个抢着皮箱的小偷，喝道：“看你逃到哪里去！”小偷挣扎着，猛地把怀中的皮箱往杜清远手中一塞，抬脚便逃。这时，印度巡捕已来到车旁，但欺诈骗事的拆白党早已跑得影迹全无。只剩下杜清远拎着皮箱，衣冠不整地站在那里。

石锦麟、魏晓风、王雨秋已下车。马车夫受到了惊吓躲得不知所踪。

王雨秋勉强认出杜清远，见他面目全非，原来疾步行走、顾盼自豪的英气已荡然无存，以为马车撞的是他。杜清远知道她误会了，连忙解释他没有和马车相撞。所谓撞人，是拆白党敲诈拆梢的骗局。他因为揭穿了他们的骗人把戏，结果遭到张狂的小流氓的袭击。

王雨秋听后说：“先生，原来是这样，那真是苦了你呢！”

石锦麟把王雨秋拉到自己身后，神色肃然地问杜清远：“你别急着表功，我问你，这只皮箱怎么会在你的手里？它原来可是在马车行李箱内的。”

杜清远“唔”的一声，才发现手中拎着那只皮箱，他坦然地说：“我抓住了偷皮箱的小偷，是他为了脱逃而把皮箱塞给我的。”

石锦麟冷笑说：“小偷塞给你的？这能让人相信吗？小偷好不容易得到箱子，岂会拱手送人呢？而且，不送给别人，非要送给你呢？你是他们的同党，还是他们的后台老板？”

杜清远也严肃地说：“你这位先生，讲话别弯里曲绕，你到底想说什么就直说吧！”

“好。我就直说了。我认为箱子是你有意偷的。”

“你这是诬赖人，请问你有什么证据？”

“证据？箱子在你手里就是证据。”

“箱子在我手中是事出有因，原因我刚才说过了。众目睽睽，自有公论。”杜清远理直气壮地回答。

石锦麟的脸上露出含讥带讽的微妙的笑容，夸张地抬高声音：“这位先生说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吗？我石某人从来不冤枉不错怪一个好人，所以，如果有谁能证实他说的话，请你站出来说一句吧！”

最早围观的人早就散去，现在驻足观望的行人是后来围上来的，对情况全然不知。即便自始至终盘桓现场，混乱之中，也不一定能看清楚虚实。即便看清楚了，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也有可能违心地保持沉默。因此，面对着石锦麟的喊话，杜清远期盼的神态和威风凛凛的来自印度锡克族的头上缠裹着红布的巡捕，人群以极感兴趣的神态倾听着观看着，偏偏就没有一个人挺身而出作一番公论。

杜清远失望了，用企求的口气说：“谁能出面给我说一句公道话，我对他感激不尽！”依然没有人站出来。

王雨秋站到杜清远面前，温和地问：“我相信你决不是那样的人。可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怎么没有一个人能出面作证呢？”

“小姐，做人可要把良心摆在当中。别人为你们仗义执言，你们反而混淆黑白，无端诬陷别人。乘如此高贵马车的人，心底居然会这般下流，真是荒唐之极可笑之极！”杜清远失望之余，深感愤激，对着王雨秋，神态显得有些剑拔弩张，忍不住逞口舌之快，当着这个曾引得他动心的佳丽，振振有词地骂了一通。

王雨秋有些窘迫，但并不生气，她还是很委婉地解释：“我不过是随便问问。我绝没有诋毁你的意思……”

杜清远毫不客气地打断她的话：“贼名已经强加于我身上了，还说只是随便问问。这件事留着让巡捕房去公断吧，抓到小蠹贼，一切都真相大白了。”说到这里，把箱子往地上一扔，准备扬长而去。

石锦麟不顾王雨秋的阻止，一把揪住杜清远，对印度巡捕说：“不管怎么说，这个人极其可疑。不能让他就这样逃之夭夭。为了租界的治安，你们理应履行你们的职责，将他带到巡捕房严加审问才是。”

魏晓风劝石锦麟说：“这不必了吧，冤家宜解不宜结。”

王雨秋也在一旁着急地说：“锦麟，算了吧。箱子已完璧归赵了，何必揪住人家不放呢？”

杜清远已经冷静下来，从容不迫地说：“去就去，我无所谓，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也不想就这么不了了之。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不怕什么。不过话要说回来，我不会放过你们的。下一回我们见面的地点可能就是租界法院了。”石锦麟示意巡捕：“你们犹豫什么，快抓他走。这些人都是嘴硬骨头酥的。”于是，印度巡捕带着他走了。刚走了两步，王雨秋在后面喊了声“慢”！

杜清远转过身，问：“小姐，还有什么事？我不是乖乖地跟着红头阿三走了吗？”

王雨秋迟疑了一下说：“你……你的布鞋怎么不见了？”

杜清远愣了一下，这才发现自己所携带的东西都失散了，包括那双布鞋。不过，他没有想到王雨秋会关心自己的鞋。他笑笑说：“丢了，也可能给人趁火打劫了！”

说完，他头也不回，义无反顾地跟着印度巡捕走了。众人看到他光着脚，都忍俊不禁地哄笑起来。

王雨秋看着那个挺拔的衣衫褴褛的背影，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难堪？内疚？同情？她一时说不太清楚。直到那个背影早已消逝在人堆里，她还在原地站着。经石锦麟一再催促，她才心不在焉地登上马车。车夫不知什么时候像从地下钻出来似的又出现在车旁。

华美的马车离去了，马路的石块路面，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晶莹发光，唧唧的马蹄敲着石块，声音格外清脆可听。

人们意犹未尽地散去了。

人群中有一个《申报》的访员，在现场作了详细的探访，他还找到了杜清远遗失的藤箱。马车、美女、伤者、瘪三、流氓、观众及斗殴的场景，杜清远挺身而出及受石锦麟所侮的场景，还有小偷脱逃前把皮箱塞在杜清远手中的镜头无一疏漏。但为何当时杜清远呼吁目击者出来作证时，他没有站出来呢？后来，这个访员坦然承认，如果他出来作证，他所掌握的新闻素材和照片就会失去价值。唯有杜清远被错误地逮走，他登在报上的报道和图片才会引起足够的轰动，唤起人们的义愤，亦有利于为杜清远正名。正是出于这种似是而非的理由的延误，让杜清远平白无故地在巡捕房的铁笼子里待上了一整夜。



四

四轮马车驶进了僻处市尘之外的德园。德园是一处园林式住宅，平坦的小道两旁树木森森，新鲜的空气中饱含着草木的清香。树荫深处是一幢中西合璧的大宅。宅第外面宽阔的广场上，建有太湖石堆砌的假山，奇崖高耸，危石累累。假山之侧，对着大宅的中央是个欧式喷泉，喷泉中间的石柱上，站立着一个长着一双翅膀的青铜小天使。圆形的池壁喷出一支支水柱，投向小天使脚下的边沿雕刻荷花的花岗石底座，仿佛小天使正愉快地在嬉水玩耍。

德园在王雨秋去日本留学前就已建成。她在这里度过两三年的光阴，因而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很熟悉的。刚才，马车一进两扇敞开的大铁门，园子里被雨水淋透了的树皮和落叶的陈腐气味便扑鼻而来。在日本的时候，王雨秋一闭眼就会闻到这种气味，这种气味还常常在她梦中出现，丝丝缕缕的，啃噬着她的心，使她感到心灵深处有一种隐隐的甜蜜的痛。因此，当这股气味实实在在地而不是虚空地向她逼来时，她不由得泪流满面。

使王正德略微失望的是分别了几年的女儿对于回到家，回到自己身边，并没有表现得如想象中兴奋。她只是用宁波乡音轻轻地喊一声“爹爹”便热泪盈眶。王正德亦几度哽咽。女儿风尘仆仆，但出落得更加漂亮大方，神态举止和言谈明显地成熟、老练、洒脱了。

王雨秋先到卧室换衣服，她对自己房间的新装饰并没有特别的感觉，仍然是熟视无睹的样子。

晚餐是上海菜和宁波菜。上海菜是雪里蕻烧蚕豆酥、白斩鸡、葱油爆虾、腌笃鲜、糖醋排骨、酿面筋、盐水煮毛豆等，都是王雨秋爱吃的菜。王正德虽然已富甲一方，但饮食还保持着简单、粗糙的习惯，吃来吃去的东西不外乎是海里的咸货，虾干、咸黄鱼、鱿鱼丝是他每顿都少不了的菜。他应酬颇多，中式山珍海味、西式大餐对他来说，都索然无味，远远不如家乡的小菜来得有滋味。每次赴宴回家，总像没吃过或没吃饱似的，要厨师上几个宁波菜，吃上几口便会高兴不已地说：“好吃得不能再好吃了。”

王雨秋对满桌的菜没有动几筷。父亲、石锦麟、魏晓风都问她：“怎么，不好吃？”

王雨秋说：“好吃，不过，我要吃青菜鸡蛋面。”

王正德叫来厨师。厨师不知所措地看着雨秋。王正德对厨师眼睛一瞪，骂道：“你听到没有？快去做！你愣在那里干啥？难道这样简单的饭不会做？”他的嗓音有些嘶哑，生气和骂人时，他的嗓音就会变哑。

王雨秋说：“别难为周师傅了，他不会做。我自己去。”

魏晓风站起来：“我去，我会做。”

王雨秋说：“晓风，我们像在日本一样，一起做吧。”

石锦麟放下筷子：“我也去。”

王雨秋说：“用不着你去。你留在这里陪爹。”

水开了，放入油盐味精，再把面放下去，然后是青菜，最后打两个鸡蛋。煮了一会，捞上来，香喷喷的面，碧绿的青菜，白得有点透明看得出蛋黄的鸡蛋。王雨秋和魏晓风配合得像一个人似的，既熟练又默契。石锦麟满怀醋意地看着魏晓风端着面兴冲冲走在前，王雨秋紧跟其后。一碗多么幸福快乐的青菜鸡蛋面！加上“我们像在日本”

本一样，一起做”这句话，使石锦麟怀疑起他俩在日本时关系的暧昧。这个有点娘娘腔的“花旦”，还是蛮懂得“做功”的，至少他是自己潜在的威胁。因此，可不能轻视这个魏晓风。

王雨秋吃了几条面就不吃了，她落落寡欢，意兴阑珊，似乎没有回到久别的家和亲人重逢应有的兴致。倒是石锦麟从容周旋，谈笑风生，竭力想挑起欢悦的气氛。因为女儿的回来，王正德自然满心止不住的喜悦，因此和石锦麟一吹一唱，谐谑嬉笑。王雨秋不愿做煞风景的事，因而，脸上含着勉强的笑容，睁着大大的双眼凝视着父亲，时而又插上片言只语。石锦麟深感得意，愈发高谈阔论，滔滔不绝，竟近于放浪形骸的程度。

王雨秋听着听着，终于觉得索然，神思更加定不下来。还是魏晓风看出她心里有事，便对她说：“乘了几天的船，你一定累了，先回到房里歇去吧。”

王正德也看出雨秋精神有些委顿，连连点头，说：“对，对，你回房去吧！”一听父亲让她回房，王雨秋立即像得到大赦般地站起来。石锦麟这才明白，她刚才显然神思不属，是在敷衍自己，不，是在敷衍王正德，而自己恐怕一点都不在她眼中。想到这里，他未免有些悻悻然，再也不肯多说话了。王正德也就此打住，女儿不在一边，他的兴味大减，一个热闹的场面迅即冷了下来。

这一夜，王雨秋并没有睡好。她一直在惦记着杜清远，他讲话的神情，光着脚在路上行走的样子，光洁的额头，以及随巡捕离去的颇长的背影，被扯拉得破烂不堪的长衫都反复在她眼前浮现。她不知道他到了巡捕房的情况到底怎样。是将他释放了呢？还是把他关了起来？那些大胡子的印度巡捕给他饭吃了吗？有没有非礼他，甚至殴打他，给他上刑罚？如果真的这样，这么一个书生气十足的人怎么忍受得了？想到这里，杜清远在她脑海里立马变得血肉模糊、奄奄一息。她再也睡不着了。打开灯，起床，走到窗前。外面下起了雨，雨点打在树木的枝叶上，像战鼓样既重且急，一声声落到她的心上，使她的心里更加不平静。她很后悔，当时为什么不阻止巡捕带他走呢？为什么要任凭石锦麟当众作践他呢？想着想着，她的心情沉重到了极至。她知道后悔是无济于事的，最主要的是要设法解救他，帮助他，让他少吃些苦头，马上从巡捕房那种常人无法待的地方脱身。她忽然想到父亲和巡捕房的督察、巡长有所交往，说不定父亲能帮上忙。于是，马上推开房门，走到父亲卧室的门前举手敲起门来。

杜清远在公共租界总巡捕房的境况并没有王雨秋想的那么严重。他受到了善待。巡捕们虽然个个凶神恶煞似的，但并没有打他，也没有饿他，更没有把他和那些流氓、扒手、乞儿、骗子关在一起。一个姓徐的华探督察长问了他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等后，要他把事情的经过陈述一遍。一个书记员模样的人，用毛笔将他说的一字不漏地记录在案。后来，有一个华探拎了他的藤箱走了进来，问杜清远：“这只箱子是不是你的？”杜清远回答说：“不错，是我的。”姓徐的督察长问：“你里面有什么东西？”杜清远一一报来。姓徐的当着杜清远的面打开藤箱，将东西一件件取出来，摆在桌上。书本、茶叶、信函等一件都未短少，就是不见那只装银两的软羊皮的西式小口袋。

徐督察长问：“杜清远，你看清楚了？这些都是你的东西？”

杜清远答：“这些东西是我的。那封信，就是开源钱庄于老板写给我的，你可以看看。它可以证实我的身份。”

徐督察长叫徐阿本，五短身材，满脸横肉，原是县衙门里的捕头出身。他在信函



上盯了好久，认出“清远”两个字，又把信封看了下，亦和杜清远所说的姓名地址相符。这说明，这只藤箱为杜清远所有是确凿无疑的了，杜清远的来历一清二楚了。

徐阿本把这些东西往杜清远面前一推，将藤箱拎给他说：“既然是你的东西，你收起来。你给我们打个收条。”

杜清远并没有急着收起那些东西，他拿起藤箱，用手在里面掏了一下说：“我的钱袋没有了，刚才我说过了，里面有三十块银元，二十多两银子。你们能不能替我找找？”

徐阿本的眼睛里射出一股凶光，他说：“你大概是以为巡捕房截留了你的钱，把我们看成什么人了？人家告你偷了马车上的皮箱，你还没有说清楚这件事，反而猪八戒倒打一耙，诬蔑巡捕房扣下你的钱袋……”

杜清远冷眼看着徐阿本在暴跳如雷，抓住时机插上几句：“我这样说了吗？我说的是巡捕房扣了我的钱了吗？你们做了好事，帮我找回了箱子，为何不把好事做到底，再找找失去的银两呢？说不定你们在检查箱子时，觉得对银两不能大意，暂时保管在一个地方呢？”

徐阿本见杜清远不卑不亢，言之有理，态度矜持且出奇的平静，知道对这样的人使硬没有多大用处，口气马上缓和下来：“杜先生，这样吧，你丢失的钱也不是小数目，我再派包打听去作些调查。不过，有一点我必须向你说明清楚，你的箱子是有人捡到后交到我们这里来的。在我刚才当着你面打开之前，巡捕房没有任何人打开过做什么检查，也没有人在另外一个地方保管你的钱袋，你明白了吗？”

杜清远说：“我明白了。失财消灾，这点钱少了，固然可惜，但这是小钱，对我造不成多大损失。人活在世上，名誉比性命还要重要。因而，那只皮箱的事，还要请巡捕房费神侦查清楚，还我一个清白。”

徐阿本听杜清远这么说，和书记员对视了一下，意思是：这小子年纪不大，口气不小，看来是个阔人家出来的纨绔。

徐阿本立即换了一副神态，客气地说：“杜先生，我们一定会尽力的。但在逮住那些路上敲诈勒索的小赤佬之前，按规矩还要委屈你在这里待着，你就当作外出住栈房，定下心来静养几天。当然，有人来保你，就另当别论了。”

杜清远换了个话题，问徐阿本：“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敲诈马车、抢劫财物的真凶追出来？”

徐阿本说：“说快就快，说慢就慢。上海滩游手好闲，无事生非的瘪三、流氓不知有多少，如果是上了我们这里的名单的有前科的拆白党，我们顺藤摸瓜，很快就能追住他们。如果是新冒出来的，就有点难了，这些小东西是没有地头脚根的，像老鼠一样东躲西藏。”

王正德在睡梦中，听到一阵阵敲门声。

他打开电灯，大声问敲门者是谁，听出是女儿的声音，马上翻身下床。在打开门的一刹那，他吓了一跳。女儿一下变得很憔悴，落寞呆滞的神色，眼中闪烁着泪光。

王正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紧张地问：“雨秋，你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王雨秋无声地饮泣起来：“爹，你一定要帮帮他，他是受冤屈的，他没有错，巡捕不应该把他带走……”

王正德问：“雨秋，你是不是做了一个噩梦？”

“不是做的什么梦，是今天我上了码头，在回家的路上碰到的一件事。”



“刚才为什么不说？”

“锦麟哥说，这等事情暂时不要告诉你，免得让你扫兴。”

“到底碰到什么事了？快告诉我，看把你愁成这个样子。真是可怜死了。”

他把雨秋扶到房里的清式红木椅上坐下，并给她冲了一杯冒着热汽的香气袭人的咖啡。雨秋看到咖啡，有些暗暗吃惊，从来不碰咖啡的父亲居然也在卧室里备起了它。上海的变化，由此可见一斑。

当王正德听完女儿边喝咖啡边讲述的故事，他仰头大笑起来，摇着一头如雪的白发。

雨秋不解地问：“爹，有什么可笑的？”

王正德说：“你真是个好孩子。这算什么事，值得你这样愁眉苦脸的。不要说那个人没有偷什么箱子，即使偷了，你要放他一马，我一个电话，他什么事都没有了。对了，你知道那个人的名字吗？”

王雨秋摇摇头：“不知道。”

王正德用手指敲了敲女儿的脑门说：“你这个小傻瓜，连人家的尊姓大名都不知道，就为他担心受怕的。你的心肠从小就软，活脱像你妈。”

提到妈，雨秋心里就重重地一沉。在对母亲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她虚弱的身子和痛苦的脸，她的日日夜夜气喘、叹息，时不时的咳嗽，那是一种干咳，常常憋在喉咙口，咳不出来，以至憋得脸涨成红紫色。她天天服各种各样的草药，泥炉上炭火从来未见熄灭过，药罐子也永远在冒着滚烫的烟气，浓重的药味在屋子的每个角落弥漫着。父亲和母亲是患难夫妻。他们原是表亲，从小一起长大。结婚十年，一直像新婚一样情浓似漆。母亲是生雨秋埋下的病根。那天，上海下起少见的大雪。父亲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艘沙船，他随船出海去了。母亲一个人在家里，父亲要给她请个乡下女孩服侍她。母亲是苦出身，不习惯坐享其成的生活，坚决拒绝了。母亲又是个特别勤快特别爱干净的人，挺着个大肚子照常黎明即起，清扫完屋内和院里所有的地方，擦拭所有的家具、门窗后，开始烧早餐，永远是稀饭、臭冬瓜、咸菜干、黄泥螺等宁波人的压饭浪头（即小菜）。王正德买回来的各式外国罐头，她从来不碰，留着王正德回家吃。早饭后，她开始做针线活，小孩的单衣、夹衣、棉衣、鞋袜，从刚出身到四五岁，塞得柜子满满的。孩子的做完了，就给王正德做，布袜、布鞋堆得层层叠叠。王正德的沙船是到日本去的，运去客户托运的货物，又运回日本商人销往中国的商品，一来一往，顺利的话，最多一个月。沙船，即出海的货运船，在当时是主要的近海和远洋的运输方式，风险大，但很能赚钱。这几十天里，对雨秋妈来说，是精神上饱受折磨的几十天，她时时刻刻为丈夫担忧，为丈夫祈祷。在王正德差不多要回家的那几天，她的精神紧张到极点，精神压力大到极点，她可以整夜不睡，捕捉着门外走过的每一声脚步，风吹窗纸的“噗托噗托”声和野猫在屋顶上飞窜而过的声音都会让她惊心不已。

丈夫出海的第三十一天的晚上，上海下起了大雪，飞飞扬扬的雪片把上海城盖得严严实实，白茫茫的一片，彻骨的奇寒。家家门窗紧闭，或生起炉火取暖，或早早躲进被窝。

她准备了平时很少吃的大汤黄鱼、目鱼大烤、咸抢蟹、龙头烤、虾干、臭豆腐干，准备了脚炉、热水袋，床上换上轻而热的丝绵被。

可就是不见丈夫的踪影。她走到院子里，费了好大的劲，去掉大门上的木闩，打

